

“十五的月亮”，原来是这样唱响的

探访《十五的月亮》创作原型地，感受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温情与力量

本报记者殷耀、朱文哲、李志鹏

“十五的月亮，照在边关照在家乡……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”

歌声飘荡40年，这首《十五的月亮》如今仍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，优美的旋律唱出了戍边军人守卫祖国“大家”的无上荣光，也唱出军嫂们独自撑起一个个“小家”的汗水和辛劳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首歌的创作原型，是一支曾驻防在内蒙古草原的英雄部队。

20世纪60年代，为缓解苏联陈兵我国边境线所带来的压力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，进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秋灵沟地区。此后的十余年里，驻守官兵与当地百姓克服重重困难，扎根秋灵沟，建设秋灵沟，共同谱写一曲扎根边疆、献身国防的时代颂歌。

军旅作家受军嫂感动，创作《十五的月亮》

“部队刚进驻秋灵沟的时候，不仅自然条件差，官兵们的生活条件一样艰苦，更别说军属随军生活。”原守备一师师长邱金凯回忆说，驻守秋灵沟初期，现实条件制约，部队家属不能随军，后来随着条件改善，守备一师在距离师部150多公里外的集宁建设留守处，供随军家属生活。“尽管有了这些住房，但多数官兵的家属还是在老家生活，为她们的丈夫撑起一个温暖的家。”

仰头看明月，寄情千里光。两地分离的生活，让“军嫂”这个平凡的称谓愈加显得伟大。

“一直以来，我很想写一首赞颂军属的歌，当年秋灵沟的那段经历，让心里的这个念头落地开花。”作为一名军旅作家，年逾八旬的石祥曾经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军歌，笔下所描绘的部队风采，影响了几代青年人投身热血军营。回顾自己的作品，那首《十五的月亮》最令他难以忘怀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石祥来到秋灵沟体验生活，与守备一师的官兵们同吃同住。“在连队体验生活就是为了在基层找灵感，走访时，我们常常向我讲军嫂李友霞的事儿，听完以后我觉得，这事儿能写，而且特别值得写。”说起当年在秋灵沟采风，一件件往事随即在石祥的脑海里浮现。

“一说军嫂李友霞，师部里人人都能跟我聊上两句，我很好奇她是谁的家属，结果发现她正是师长邱金凯的爱人。”石祥拿着一张多年后与邱金凯、李友霞的合影对记者说，邱金凯的老家在河北，参军时上有年迈的老人要尽孝，下有弟姐妹要抚养，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李友霞的肩上。

挑水、种地、洗衣、做饭，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河北老家数年如一日，如黄牛一般不辞辛劳。

“家中老人生病，李友霞在床边细致地照顾，擦脸、喂饭、喂药，如同老人的闺女一般，任劳任怨，从没让边关的丈夫为家庭分心。”石祥说，都说长嫂如母，看着邱金凯的弟姐妹逐渐长大成人，李友霞仍旧忙前忙后，给弟弟张罗盖房的材料，走几十里地为妹妹准备称心的嫁衣。“给丈夫的信里，她总是说，‘家中都好，勿念’。”

“官兵们和我聊着李友霞的故事，其实也是在讲述自己和家人的故事。在每位官兵心里，都装着一个人、一个家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都值得被赞颂。”石祥说，李友霞只是一名普通的军嫂，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和李友霞一样的军嫂，替她们的丈夫担起家庭重任，让这些热血男儿手握钢枪，保家卫国！

于是，写一首歌颂军属的歌，这个想法开始在石祥心中生根发芽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由石祥作词的歌曲《十五的月亮》开始在军营中传唱，朴实的词句道出了官兵们的心里话，舒缓的旋律也唱出了



营区通上自来水，解决了吃水难题（翻拍照片）。 本报记者李志鹏摄

军嫂心中最柔软的爱。时间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，《十五的月亮》却飘进了每一位驻守边疆的官兵心里。

“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，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，你在边疆站岗值班，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，也有我的甘甜……”走在守备一师的师部旧址，曾在秋灵沟服役6年的桂茹，不自觉地哼起这首熟悉的旋律。

润物无声，一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一个人的故事，传递的却是一个群体的情感，歌颂的亦是一个群体的精神。

“尽管这首歌的创作原型在守备一师，但歌颂的是每一位军属，每一位为祖国国防事业做出贡献的官兵。”桂茹说，正是广大官兵与军属的无私奉献，才拥有了如今的岁月静好。

秋灵沟本不长菜，可解放军在这里种出了菜

汽车从化德县城一路向北行驶，半个小时就能到秋灵沟。

9月的内蒙古草原，艳阳多了几分柔和，烂漫的花朵点缀着秋日的牧草芬芳，一朵朵淡粉色的干枝梅随着微风轻轻摇摆，舞动在如诗般的辽阔草原。

“过去走这段路要花大半天的时间。”车窗外的草原如画幕般后撤，桂茹的思绪也被拉回到那个艰苦但充满热情的激昂年代。

桂茹1957年出生在秋灵沟，1974年参军，在秋灵沟服役6年，父亲曾是秋灵沟大队支书，爷爷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。“我是听着‘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’的歌声长大的。”

“到了！到了！”指着远处山坡上“扎根山沟，建功立业”八个大字，再次回到秋灵沟的桂茹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桂茹说，1964年秋开始有部队进驻秋灵沟，随着相关设施的逐渐成形，1969年底，担负阵地守备任务的守备一师驻扎秋灵沟。

“解放军叔叔来啦！”看到部队的卡车，村上的男女老幼全都走出家门。“以后我也要当解放军。”桂茹说，就是从那一刻起，参军的想法在心里发芽、开花。

岁月的痕迹照在秋灵沟的山坡上，嵌在山坡上的窑洞仿佛在讲述着曾经的过往。桂茹说，这些窑洞后来被山坡下的砖瓦营房所代替，而当年的砖瓦营房现已变为附近村民的住家。

经桂茹介绍，我们结识了67岁的村民师永，他就住在这些砖房中。15岁那年，师永成为

一名民兵，和守备一师的战士们共同训练。说起营房，这位腼腆的老人很快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部队刚来秋灵沟的时候并没有太多营房，也顾不得建营房，白天战士们备战训练，晚上就住在依托山坡挖的‘地窝子’里，老乡的牛羊偶尔还会把树枝茅草做成的‘地窝子’顶棚踩漏。”师永回忆说，部队大规模修建营房是在1973年，这之前一些战士暂时借住在老乡家。

听说解放军要借宿，当年的村妇联主任李秀梅立马发动乡亲们腾房。“腾房的时候村里热闹极了，大伙就像过年一样，你家腾一间，他家腾两间，热情特别高，我们村干部完全不用做工作。”说起那段腾房的往事，82岁高龄的李秀梅话语中既兴奋又自豪，“我家腾出了两间房，院子里还搭了帐篷，住了30多人呢。”

邱金凯回忆说，部队初到秋灵沟时，急需解决“无房、无水、无菜”的困难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战士们有了稳定的住处，可喝水吃饭的问题仍待解决。

“秋灵沟本就缺水，借住老乡家已经很添麻烦，部队不能再和乡亲们争水，必须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吃水难题。”邱金凯说，夏天，战士们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拉水，一盆水往往是两三个人一块用，先洗脸再洗衣服，洗完衣服的水还要浇地。冬天，战士们就用盆来融雪，化完的雪水在使用之前，还得用篱笆把里面的羊粪蛋和杂草捞出来。

在营房旧址背面的一个小山谷里，师永抬起一块木质盖板，盖板下的井水清澈无比。“这就是当年部队官兵在山沟里打出的水井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井里提出一桶水倒在一旁的牲畜槽里，“当年为了打水并想尽了办法，看植被的长势，看树木的集中程度，可真没少花心思。”

据师永讲，找到水源后，战士们还和当地百姓在不远处建起一座“军民友谊水库”，营区也通了自来水，“一盆水再也不用三回了！”

“一年一次风，从春刮到冬，六月刚停雪，九月又结冰。”这是当年秋灵沟地区气候的写照。

特殊的地形让秋灵沟的气温偏低，能种的蔬菜少之又少。乌兰察布盛产土豆，小小的土豆也就成为那个年代官兵饭桌上的“常客”，营区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土豆丝，土豆片，土豆丸子土豆块，包饺子也都是土豆馅。”

“20世纪70年代初，官兵生活条件还很艰苦，很少能吃到绿叶菜，有的战士因为维生素摄入少，得了夜盲症。”邱金凯回忆道。

解决了住房和饮水、菜的问题也必须解决。

不断的摸索最终让困难得以解决。1975

年前后，官兵在营区盖起了大棚，慢慢地还办起了农场，肉蛋菜奶全都实现了自给自足，大棚里20多种蔬菜结束了土豆“霸占”餐桌的历史。当地人称，秋灵沟本不长菜，可解放军在这里种出了菜。

盖房、找水、种菜，“三大会战”的胜利改善了官兵们的生活。这片沉睡了千年的荒原，在战士们的手中变成了肥沃的土地。

第一次坐汽车，第一次吃米饭……

“那个年代，想走出秋灵沟去县城都难，很少能看到汽车，更别提坐车了。”翻看着家里的旧影集，李秀梅对记者讲起了自己第一次坐汽车时的情景。

李秀梅说，战士们早先借宿在百姓家，每天帮村民劈柴扫院、担水锄地，彼此亲如一家。当听说村里基本没有人坐过汽车后，守备一师的官兵就把部队的汽车开了出来，让老乡“过过瘾”。

“战士们带我们坐汽车那天，村子里热闹极了。”李秀梅回忆说，老百姓坐着车出去转上10里地，回到村里再换下一批人。坐上车的乡亲们兴奋地摸摸那看看，等车的人则聚在一起拉着家常，说着笑着。“那感觉就像过年聚在一起吃饺子。”

说起饺子，李秀梅的女儿凌凤贤接过话茬，又给我们讲了一个“吃米饭”的故事。

凌凤贤说她第一次吃米饭是“沾了小孩嘴馋的光”。米饭是守备一师官兵改善生活时，特意给村里孩子们留的。

“那时候别说吃米饭，我们连大米都没见过，从小吃得最多的东西就是土豆。”凌凤贤回忆道，“后来守备一师有了蔬菜大棚，战士们经常会给村上的百姓送菜，遇到聚餐，他们还会把稀罕少见的菜给村里的孩子留一些，装到饭盒里趁热送出来。”

吃得越来越好，秋灵沟的生活也变得愈加多彩。

守备一师的师部礼堂几乎每周都会放一场电影，时不时还能请来一场大戏，附近的百姓都能去看。“战士们坐在礼堂的一层，二层是专门留给老百姓的，大家都有座位。”凌凤贤回忆说。

部队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移防，但秋灵沟的一草一木都能唤起桂茹服役时如歌的青春岁月。指着靠近村子的一排平房，桂茹激动地说：“那房子就是当年的‘626’！”

桂茹说，当年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，守备一师从师部医院派出两三名军医和三四名护士，在村旁的小房子里建起一座诊所，被称为“626门诊”。

“别看这门诊小，当年十里八乡的农牧民都来这儿瞧病。”桂茹说，1972年前后，秋灵沟附近有很多孩子得了脑膜炎，正是“626门诊”军医精湛的医术让孩子们健康痊愈的。“那个年代乡亲们都不富裕，门诊的大夫基本上都是免费瞧病，人们说起‘626门诊’都竖大拇指！”

军爱民，民拥军。在秋灵沟地区驻守的十余年里，守备一师官兵时时想着乡亲，事事帮着乡亲，乡亲们也把自己淳朴的爱毫无保留地递进营区。

李秀梅回忆说，村里成立了“拥军小组”，不定期地去师部招待所帮战士们洗衣缝被。“那些战士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大小伙子，说实话都还是娃娃，每天训练又辛苦又费衣服，我们就琢磨想帮他们做些什么，缝缝补补对大伙来说最简单，也最实用。”

“看着‘626门诊’里女医生给乡亲们看病，我打心眼里崇拜她们，也梦想自己长大了能当一名女军医。”如今在学校工作的凌凤贤虽然没有穿上军装，但她的二哥就在秋灵沟当了军。“部队官兵的优良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，村子里很多男孩都去当了军，那是全家人的荣耀！”

明月何曾是两乡

广袤的平原丘陵间，一辆大巴车向着秋灵沟驶去，最后停在了守备一师戍边纪念馆门前。

十五的月亮交替轮回，守备一师驻守边疆、献身国防的事迹，也早已升华为鼓舞人心、催人奋进的干枝梅精神。如今，曾经的师部旧址已变为纪念馆，“馆长”师永也兼起讲解员的角色。

“欢迎大家来到守备一师戍边纪念馆参观，这里看到的是‘干枝梅精神永存’纪念碑。”师永热情地向党员们讲述着守备一师的故事。

官兵们当年种下的小树，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，师永黝黑的脸颊上也爬上了深深浅浅的皱纹。师永说，他没写过解说稿，因为守备一师在秋灵沟的每一件事，都深深地刻在他心里。

“虽然我这个馆长是战友们开玩笑叫出来的，但我愿意以这个身份向人们去介绍当年守备一师的事迹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朵绽放在草原的干枝梅。”尽管身材瘦小，师永的眼睛里满是军人的坚毅。

在距离化德县300多公里的北京市，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丁耀正和同事讨论着工作安排。曾在守备一师服役的他虽然年过花甲，但举手投足间仍保持着军人的气质，话语铿锵有力，精气神十足。

“我是1970年入伍的，在守备一师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。”讲起当年的峥嵘岁月，丁耀正好似再次穿上了军装。

青山一道同风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于军人而言，驻地就是他的第二故乡。丁耀也曾回到化德县，回到秋灵沟，而记忆中的场景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低矮的土房变成高层楼房，蔬菜水果也早已不是百姓餐桌上的“稀客”。

“退休后我曾在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，之所以这样选择，源头就在守备一师。”丁耀说，不论是在部队，还是转业到其他岗位，或是退休后的生活，草原上干枝梅所蕴含的坚韧顽强与拼搏奉献的精神，始终贯穿在他的生活当中。

守备一师给这个小山沟带来了热闹与人气，镌刻出官兵艰苦奋斗的辉煌创业史。相融相合，干枝梅精神已在化德大地落地生根，在化德人民中薪火相传。

郑才是化德县一位普通的退休教师。在化德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2018年，他开始挖掘整理守备一师在化德县驻防期间的故事，回溯干枝梅精神的源头。

“干枝梅精神为什么在守备一师中产生，为什么会在化德的土地上传承？”在走访了包括退伍老兵和驻地百姓的200多位受访者后，郑才找到了答案。

“这一片热土虽馈赠给我们的不多，但是吃苦耐劳的人民子弟兵，硬是在不毛之地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感人事迹。”郑才一边说着，一边翻看着自己的采访笔记，微微颤抖的手仿佛诉说着他内心的感动与崇敬。

在他的精心筹备下，《永远的丰碑——干枝梅颂》一书在2020年完成。书中全面讲述了守备一师在驻防化德时期的故事，为干枝梅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翔实的文字素材。

近年来，化德县依托交通、资源、产业等优势走出，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。马铃薯、燕麦杂粮、生猪肉羊等产业快速发展，百姓幸福感与获得感显著提升。在今天的化德县人民政府的网站上，当年守备一师的故事与干枝梅精神被放置在县情介绍的显著位置，干枝梅精神也早已融入化德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微风拂过，草原上的干枝梅，正伴着那曲《十五的月亮》，向阳生长。

（上接13版）解放太原时的一场战斗让张德才刻骨铭心。那晚，副排长正和他商量这场战斗应该怎么打。作为指导员的张德才对他说，这场战斗会很激烈，要特别注意、做好隐蔽。话音刚落，敌人的一颗炮弹就飞了过来，副排长当场牺牲。“我刚当兵的时候他是班长，两个人关系很好”，眼睁睁看着战友在面前倒下，张德才心痛地放声大哭。

在张德才老年的记忆中，在部队的几年时间里，没吃过月饼。“战斗的岁月就是艰苦奋斗，行军打仗。”他说，解放大西北时，部队一晚上要走一百多里路，路上的小石子把战士们的布鞋底一层一层都“揭”飞了。抗美援朝来到朝鲜后，战士们沿着海岸线一晚走了180里路，也是边行军边战斗。

有一年八月十五，朝鲜老乡慰问中国志愿军，搞了年糕、包上豆馅儿给战士们吃，身为北方人的张德才不太习惯年糕的味道，十分想念家乡的月饼和饺子。“小时候每年过八月十五，家里总得吃一顿饺子，羊肉胡萝卜大葱馅的，最稀罕了。”

张德才记得，还有一次，部队粮食紧缺，打走了美军，战士们就在美军的坑道里吃他们留

下的罐头，稀里糊涂也不知道一共吃了多少天，也不知是哪一年哪一月。“战争年代，战斗打打停停，苦是苦，但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却很高涨。”

前段时间，张德才看到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的新闻报道，心情十分激动。“往事历历在目。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为了下一代过好生活，现在都实现了，日子总是先苦后甜的。”

想念母亲，偷偷地哭了

1951年、1952年，抗美援朝老兵刘兴华的两个中秋都在朝鲜战场上度过。

1951年，年仅17岁的刘兴华入朝作战，成为志愿军19兵团电台的一名报务员，此后参加了铁原阻击战、上甘岭战役等。

据老人介绍，铁原阻击战打响后，他所在兵团担负着前线防守任务。北面是美军大炮、坦克、飞机组成的“钢铁长龙”，北面是我军战士用简单的步兵武器组成的防线。美军出动整营、整团兵力，轮换着对我军进攻，白天美军占领了表面阵地，黑夜我军打反击，再夺回来。

“美军有1000多架飞机，白天黑夜轰炸我军的运输线。从国内开出的运输车到达前线部队时只剩一小部分，所运的粮食和武器弹药分配到每个部队，也只能分到一小部分。”老人说。

这一年中秋节，刘兴华听19兵团机关后勤部的同志说，部队只剩下3麻袋高粱米、4面袋炒面和3麻袋白菜，每人每天定量六两粮食，还要从中节约出一两来支援前线部队。“中秋节这一天，大家每个人喝到了一小碗高粱米，一大碗白菜汤。”老人说，让人高兴的是，中央慰问团给每人送来了一个印着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”字样的搪瓷茶缸，还有一个慰问袋，里面装着20多块水果糖。大家都很高兴，因为已经很多年没吃过水果糖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方绣着梅花的手帕。

当晚，电台的十几个同志还开了一个“文艺晚会”。“老台长给大家唱了一首《十送红军》，报务员老王唱了一首《游击队之歌》，摇机员牛牛跳了刚学的朝鲜舞蹈《哎哟、哎哟》，我给大家唱了一首家乡山西平遥东乡民歌《咱们的队伍开上前线》：“军队呀人民团结一

条心，打败那个日本鬼子享太平。”老人回忆说，这个中秋节虽然物质条件很差，但大家过得很愉快，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。

1952年中秋节更加困难。当时，刘兴华在无线电训练队担任报务教员，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17岁到20岁的共青团员，准备参加即将开始的上甘岭战役。9月初，部队进入前线两个高地，这两个高地向前突出十几公里，像两把钢刀一样插入美军胸膛，美军早就想拔除这两根“眼中刺”，设置了20公里炮火封锁线，昼夜不停地向我军开炮。

“因为美军炮火封锁，坑道中缺粮、缺水、更缺水。每人每顿只能吃一小碗炒面，还得爬到石壁上的夹缝处，喝一点点缝里渗出来的水。”他说。

为了让战士们过好中秋节，后勤部同志奉命在朝鲜平壤买了5000斤苹果，分发给前线各部队。团里派出三名战士，每人背着一布袋苹果送往上甘岭坑道。在通过美军炮火封锁线时，两名战士先后牺牲，只有炊事班长存活了下来。“他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，借以躲避美军炮火，快到1号坑道时，老

班长也负了重伤，一布袋苹果都散落在路上，他连爬带滚爬进了1号坑道，把自己上衣口袋里装的一个大苹果交给了134团8连连长李保成。”

老人说，这个红苹果也引出了一个动人故事呢。“当时连长把苹果交给了我，让我吃。我舍不得吃，又把这个苹果传给了重伤员，重伤员传给了轻伤员，轻伤员又传给了连长。转了一圈，大家都在苹果上轻轻地咬了一小口，苹果又回到了连长手里。”

刘兴华带领的无线电通信小分队在战斗中牺牲12人，幸存的9个人都在“火线上”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前线指挥部奖励通信小分队的“功勋通信小分队”锦旗、“人民功臣”奖章，老人至今都还保留着。

“说实话，中秋节我想家了，我也哭了，但我是无线电信小分队队长兼团支部书记，我得鼓励大家。我想念母亲，但也只能面向坑道的石壁偷偷地哭。”老人说，从1951年到1956年，他参军五年没音信，母亲一度以为他已牺牲，并因此哭过好几次。“后来村里敲锣打鼓，将我在朝鲜战场上的立功喜报送到家时，母亲高兴坏了。”